



# 最是满院花香时

王瑄怡文/图

记忆里,最爱老家院子里的花香。幽深曲折的小路似古树老枝,串起一树洁白的梨花,院墙虽大都剥落,但那隐于庭院内的缕缕花香,浸润着岁月的味道,新鲜弥漫、春秋不散。

循香而去。满树的十里香开得正好。这颗一百五十多岁的老树陪伴了我家五代人。伴着缕缕花香依稀犹见,曾经一家人在花下支起饭桌,咀嚼温馨的日子;不知花香褪去,果子飘香时,曾经的孩子是否会归来采摘?

父亲也爱花,在桶里养了月季,年年伏天连阴雨,都要扦插几枝,如今已是月季成片、花开似锦。还有,最具庭院味道的炮仗花,橘黄的花朵一串串挺立,甚是可爱。看到这花,就有种家的亲切。

这满院的花,昭示着父亲勤劳温和、热爱生活、有情有趣的品性。闲暇之余,父亲就精心侍弄这些花草;父亲说坐在这花丛中,独自伴着花香,品味书香、品呷茶香、品嚼饭香,馨香盈怀,心也随之舒展、宁静、柔软,当是一种虔诚的修行;与最亲最近最爱的人,对坐、围坐,赏花、嗅花,谈心、交心,即便没这般浪漫,只是在花香萦绕中过烟火日子,当是一种踏实的生活。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院子里有很多的风仙花,具体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奶奶也不知道。春天之际,凤仙花的根破土而出,在和风细雨中开满花苞,直至舒

展柔嫩的花瓣,色泽鲜美。火红、粉紫、纯白,都是凤仙花的色彩。阳光明媚的时候,奶奶总会把碎花床单晾在院子里。微风轻拂,床单的下摆随风飘动,凤仙花在浮动的床单下忽隐忽现,还有一股阳光的味道。我就待在凤仙花旁,把它结的籽荚轻轻地摘下来,摆在手心,再用力一碰,它立马就会裂开,像是孩子咧嘴大笑,里面的黑色种子全部蹦出来,圆溜溜的,滚来滚去,好玩极了。

小时候不知道凤仙花可以染指甲,我们小孩喜欢把凤仙花摘下戴在头上做头花,或者用布袋把凤仙花装起来做香囊。其实凤仙花的香味不浓,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宫廷剧里的人随身携带香囊,我们想着好玩也照做。一旁的奶奶会耐心的把凤仙花茎摘出来,说这是天然的良药,活血、治风湿很有用。

家里的白玉兰的每片花瓣都很大,所以整朵花也硕大。从树下路过,抬头一瞥,便可看到半遮半掩洁白的花朵,片片花瓣像是玉石雕刻似的,精致晶莹,散发着香味儿,心旷神怡。中间的花蕊也比较大,鹅黄的小花须蜷缩,毛茸茸的,煞是可爱。

不同年纪,不同的花,陪我打马走过已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城工作,就向往老家庭院的花香。故而,时间宽裕,我便回到乡下,拥老家满院花香入怀。清风徐来,最是满院花香时。

## 露天乘凉

◇张光恒

上世纪八十年代,炎炎夏日,乡村里,既无空调,也无电扇,吃罢晚饭,男女老少,便如赶集般奔向村后的水库大坝顶与村前的山脚岗头上,去乘凉。

村后水库的拦水大坝,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上窄下宽呈梯形,夏日里,往往被套上绿油油的青草外衣,可与名景点“白堤”媲美。上宽四米的坝顶,被人、畜日久天长践踏得溜光镜平,白天走人、跑马、过大车,晚上就成了乘凉的好方台。

而村前山脚岗头,有大小卧石,形如牛卧、猪卧、龙盘,乘凉的村人似乎极具艺术天赋,依形据势,在这些卧石上,凹处垫土,凸处铺草,整理平整。傍晚,拿草苫子往上一铺,四仰八叉一躺,在星光照耀下,很快就能酣然入睡了。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此刻,这两处地儿早已“人声鼎沸”了。星河灿烂,凉风习习,蛙声呱呱,虫声唧唧,

南坡地里的瓜香、北坡的玉米青腥顺风顺飘来,乡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这独有的氛围中,席地而坐,谈天说地,孩子在人堆间穿梭奔跑,也有白天干活累极的汉子,早已躺倒入睡,呼呼噜噜的鼾声传出老远。

乘凉的人们,按男女分开的原则,各自坐成一片。红红的烟头,这儿一闪,哪儿一亮,嗓音低沉,谈天说地的,应是男人的“领地”;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悄声争辩,时而又传来拍掌声、放肆笑声的,应是女人们的“地盘”,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一堆?她们的放肆与无忌,让旁边畅快的男人们,很是不满,免不了要小声咕哝着骂几句。

多数情况下,人们都喜欢围坐一处,听村子里的四老头说书。这老头有着一捧好胡子,长及到胸,黑白掺杂,溜光水滑,说书时,爱一手揪着胡子,一手作表演,讲到热闹处,场内静悄悄,那耳朵竖得像竹签子似的,于是,寂静的夜

晚,只有一个苍老的声音,用方言土语,抑扬顿挫地白话——话说那貌如天仙的穆桂英,万宝囊中一伸手,掏出那专捆神仙的仙人绳。也有多嘴的,问:“四老爷,杨宗保能打过穆桂英吗?”“哪能!”四老头一揪胡子,急赤白脸地说。但忘了自己的动作,马上有人把这相互联系起来,说了句什么,于是,黑暗里,就传出一阵开心的肆笑。

这种氛围下,比起白天烈日下的田间劳作,乡人们觉得时间真是过得飞一般的快。田野中毫无遮拦的夏风,加重了凉意,决定不在外面留宿,回家睡觉的人,开始往身上披褂子了,他们相互招呼着:“叔,大爷,走吧。”便起身陆续向家中走去。

热闹的乘凉的地方,慢慢静寂下来,只有草丛里的虫子还在孤独地、唧唧喳喳地叫着,述说着世间生命里的每一丝丝欢愉,表述着世间万物的每一帧情态。

## 夏夜听雨

□陈亮

昨晚,心情颇有些不平静。雨,似乎要下未下,在漫长的期待中,我悄然在风扇的“呜呜”声中进入了睡眠。

凌晨2点过,我突然从梦中惊醒:一场瓢泼大雨在窗外肆意下着,铁马冰河入梦来。此时,我感到突兀,亦感到不安:我似乎遇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暴雨突袭。心情怎能无恙?雨,噼里啪啦;雷,轰隆隆;闪电,划破长空……

曾经记得,关于听雨的诗词比比皆是,听雨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几天前看余光中在《听听那冷雨》中纵横捭阖,他写道:“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沙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沱淋漓扑来,强劲的电掣击志忐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今晚恰是雷雨夜,电闪雷鸣,瓢泼大雨,那种忐忑现在俨然身临其境。他又写道:“雨不但可以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余先生写的或许是秋雨,带着点

哀伤的色彩;但在听雨的美感上,正如他所说,暴雨实在不敢恭维。

而我遇到的恰恰是夏日暴雨,没有丝毫的心理防备,只听得它撕破暗夜长空,暴雨如注。以前听雨,雨是那样的配合,像知己一般在你身边如泣如诉、轻言细语、穿越时空、促膝谈心。想起季羨林先生在《听雨》中写道:“在中国,听雨本来是雅人的事。我虽然自认还不是完全的俗人,但能否就算是雅人,却还很难说。我大概是介于雅俗之间的一种动物吧。我的朋友章用回忆表弟的诗中有:‘频梦春池添秀句,每闻夜雨忆联床。’是颇有一点诗意的。连《红楼梦》中的林妹妹都喜欢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之句。”

噼里啪啦,雨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我属于雅人还是俗人呢?我没有时间思考,我还是心有余悸地听着雨声、雷声。这不规则不匀称抑或说打破常规的节奏。仿佛有千般怨言、万般无奈,心情莫名的紧张和惆怅,那还有一点诗意“听雨”?

最有名的一首听雨的词当然是宋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

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听雨时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他是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从少年、壮年一直到老年,达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呵呵,虽我等是“鬓已星星也”,却达不到“悲欢离合总无情”,也没有资格“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是的,我的梦在夜晚,我听雨的梦也实现在夜晚——终于,我在这混乱的节奏中找到了俗世社会中那个虚弱的自我。正像季老一样,“我的心又收了回来,收回到了燕园,收回到了我楼旁的小山上,收回到了门前的荷塘内。”“但我时时担心,它会突然停下来。我潜心默祷,祝愿雨声长久响下去,响下去,永远也不停。”是的,雨的世界在我心中一片澄澈安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抑或,像朱自清先生一样,再次回到卧室,“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 兰永采风随想录

△吕宝成

5月15日,维西县诗书画家协会十一位会员在会长李世芳带领下到保和镇兰永村采风。兰永村党总支书记胡志莹召集座谈会向采风团队介绍兰永村党建扶贫情况,并到古宗湾村民小组、稗子洛村民小组以及兰永冰葡萄种植基地有供货关系的拖枝冰葡萄酒庄进行了实地参观,时间虽短,但我受到颇丰的教育,使我感怀颇多。

随想之一是参加群众文艺团体的离退休干部要尽量接触社会,寻找创作的生活源泉,从社会新鲜事物中汲取精神力量,做到老有所学。

到兰永村采风,村党总支书记胡志莹让我对现在的90后基层党的干部有了新的认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习总书记讲的不忘初心,什么叫做一切以人民为中心。胡志莹是90后干部,一个女同志把理想宗旨落实到行动中,她在产假未满时上班工作;她背着婴儿冒雨去开群众大会;和母亲带着孩子到辍学学生家做复学工作,给辍学学生买了衣服、文具并给予车旅费让她从异乡到维西县城复学。这位复学学生称胡志莹为“妈妈”。她多次为村民

排忧解难、调处纠纷;她为兰永脱贫项目多方奔走……

二十三年前我作为县委派驻永春乡乡建工作队队长曾到兰永村调研,兰永村今非昔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是维西改革开放四十年巨变的缩影。而这些变化,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同党的80后、90后的中青年干部的艰苦奋斗有直接关系。

随想之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组织建设卓有成效,新时代中青年干部在茁壮成长,成为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的顶梁柱。在中共维西县委领导下,基层干部发扬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兰永村两委的干部为脱贫事业苦干实干。我甚至担心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中累垮了身体。仅从完成的扶贫项目上,一是连片种植冰葡萄810亩,涉及农户75户。农户种植冰葡萄亩均产值达4600元,户均增收达10000元;二是连片种植秦艽、桔梗、附子、党参等中药材1000亩,农户种植中药材亩均产值达5000元,户均增收达10000元;三是种植雪梨356亩,农户种植

雪梨亩均产值达3000元,户均增收15000元;四是规范种植车厘子、苹果、冬桃、梨500亩,涉及256户农户,部分果树已挂果。基层干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促进了农村全面发展。

随想之三是老干部退休之后要更新观念,与时俱进,要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充满信心,要为维西实现全面小康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干部退休之后,理应安度晚年,由于年龄及健康原因,我们不可能像在职时一样到第一线工作,但是作为退休干部和党员干部,不能成为维西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局外人,我们应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维西发展做一些拾缺补漏,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作为县诗书画家协会的一员,也立志拿起笔为维西的发展鼓与呼,也算是一项公益事业吧。

这次到兰永采风,有的会员已八十多岁,有的会员腿脚不便,但都爬坡上坎到田间参观,与兰永干部进行思想交流,我想基层干部也会从中感受到老人们对他们支持与肯定。

## 麦收时节

★董凤霞

“布谷布谷,割麦种谷”。在农村,只要听到布谷鸟的叫声,也就预示着一年的麦收就要随之展开。麦收时节,是庄稼人一年之中最忙碌和劳累的一段时光,难怪白居易在《观刈麦》诗中写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

我年幼的时候,农村少有农业机械,一切都要靠手工去完成。弓着身子,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镰一镰把麦子割下来,用推车推到打麦场,再用石碾把麦粒碾压出来,接下来还要用木锨扬着风扬去麦子的空壳,然后经过三四天的翻晒,最后把晒干的麦子盛在很大的缸子里,麦收才算告一段落。

我们家孩子多,分到的土地也多,父母自然要为收麦付出更多的辛劳。纵然如此,每至麦收,父亲黝黑的面颊上总会露出少有的笑容。从听到布谷鸟叫的第

一声起,父亲便开始忙碌地准备起麦收所需的农具。父亲赤膊磨着镰刀,古铜色的脊梁上滚落着豆大的汗珠,但沧桑的脸上,却堆满喜悦,总会让我联想到,父亲磨的不是镰刀,倒更像全家未来甜美的好日子。

在农村,只要到了农忙,学校都会放假,我们也不用再上学读书,因而麦收时节,也是我们这帮孩子最快乐的时光。庄稼人都知道,收麦是一件超负荷的劳动,不吃点好的,再壮的身子骨也受不了。于是,麦收的那些天,母亲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大方,想着法子改善生活,几乎顿顿都可以吃到肉。那年月,我们这帮孩子想象不出有啥比肉还要好吃的食物。吃饱了,我们就来到麦场上玩,成堆的麦穗堆积在麦场上,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捉迷藏场所,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和睡觉。

等到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再到麦收,父母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和几个姐姐也会随父母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割麦的劳动强度太大,父母哪舍得让我们干,干得最多的就是把遗落在地里的麦穗拾干净。毒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仿佛一下子就能把人烤熟一般,我们拾一会儿麦穗,就会跑到树阴下去歇息,可父母却从不休息,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

父母在麦收中斑白了鬓角,累弯了原本挺拔的腰身,我们也在一次次布谷鸟的叫声中渐渐长大。再后来,我到外求学、参加工作、远嫁他乡,就再也难得回一趟老家,陪父母一起参加麦收。也只有麦收的时节,特别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然后及时把天气情况,打电话告诉尚在辛勤劳作的父母,聊以慰藉忐忑的心。

## 红薯

★潘新日

我不知道红薯咋那么多,从学校到村口一片连着一片,好像大人们只会种红薯似的,一路走来,根本见不到别的庄稼。燕林说,东坡的红薯结了,不过,很小,他已经吃到嘴了。我和大头听了,都鄙夷地斜了他一眼,从心底里瞧不起他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不是我们嫉妒,是因为他破坏了农村的规矩。我们那里,生瓜梨枣这些东西,都是要成熟了才能吃,不然,就是糟蹋粮食,回去要挨骂的。当然,大人们对小孩们偷吃嘴一点也不反感,只要可以吃了,你尽管吃,但决不能害。

但凡生在农村的孩子,之于红薯来说,可谓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那时间,一天三顿红薯,早上是红薯稀饭,中午是蒸红薯,下午是红薯浆子,吃得人够够的,见都不想见。但人们要活命,再厌也还是得吃的。

春荒是乡下最难熬的时光,青黄不接,唯一可以下肚的就是晒干的红薯片,按大嘴的话说,吃得伤心带够的。燕林不爱吃,家里又没什么可以填肚子,饿得直哭。燕林娘心疼他,便煮了一小碗黄豆汤给他吃。喊他上学的时候,馋得我和大嘴直往肚子里咽吐沫,心想,燕林娘真好,连黄豆种都舍得给他吃,还是家里孩子少了宝贝。

上学的路上,燕林发现了村子里有红薯的地方,我们叫它红薯妈,埋在农家肥里,都发芽了。燕林扒出一个,放在位斗里,上课的时候被语文老师收走了,被他栽在办公室的花盆里,虽然我们一直想把它偷回来,但一直没有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生根、发芽、爬藤。我敢说的语文老师一定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即便是普通的红薯藤子,经他一侍弄,倒蛮有诗情画意的,谁见了都说好。

村子里插红薯分两茬,春天一茬,夏天一茬。星期天,大人们早早地打好红薯藤,母亲挖坑,父亲浇水,我捧着筐,一棵棵地插。父亲说,红薯这东西,活性好,只要插到土里,别缺水,它就能乐滋滋地生长开来。

我最不爱干的活就是翻红薯藤子,还要和大人一样,手里握着木杈,把扎了白根的红薯藤子翻到领上去,木杈重,红薯藤也不轻,一会儿工夫,手上就起了泡。燕林从田埂边走过,用眼神示意我跟他到小树林去玩,但他的用意被父亲识破,我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拖拖拉拉地磨洋工。太阳落

山的时候,我才在燕林的口哨声里获得自由。

大嘴爷下葬的那天晚上,我发现,田里的红薯开花了。我和大嘴说起这事时,燕林的嘴撇到了裤腰带上,他打死都不信红薯还会开花。我把他俩领到红薯地里进行对质,这两个家伙一个个惊奇得像大猩猩一般,天哪!红薯花、芝麻花、喇叭花,多像啊!我知道他俩的意思,大嘴爷生前就是吹喇叭的,莫非……

我一直认为,收红薯是最惬意的事。大人们砍去红薯秧,用牛一犁,成堆的红薯便露了出来。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往筐里拣,拣满了,倒在地上。一堆一堆,真是喜人。燕林说,千万别拣那么净,不然,等到一场大雨过后,大人们让我们再来拣就不好找了。我真佩服这小子的心眼,我怎么就想不到。大嘴说,别听他的,他家的拣得干净得很,让我们留些,才不上当呢。

红薯这东西是要上窑的,上了窑,红薯一出汗,便开始变甜了,生着吃,煮着吃,咋吃都好吃。不过,按照时令,一般要等到打霜之后。我敢说,没有比这时的红薯更好吃的东西了,尤其是烤出来的,或者是在草木灰里烧的。我们那时几乎养成习惯了,煮饭的时候,总不忘在火灰里埋几个出了汗的红薯,软乎乎,甜丝丝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印象里,下红薯粉条是村子里最热闹的一件事。村口支着一口大锅,女人们忙着添柴禾,男人们轮流用手锤漏瓢,热气里,男人们光着脊梁,浑身是汗也全然不顾,吼着号子,快乐的心情像粉丝一样绵长。忙碌之中,他们不会忘记下一些粉丝给我们吃,燕林说,那几个城里的孩子要命也吃不到这样的美味,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如今,红薯成了好东西,被称作长寿食物,我们能说什么,也只有笑了……

